



斯大林 選集

4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斯大林選集

4

東北新華書店印行

目 錄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1—76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1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10
三 關於國內政策方面的意見分歧	17
四 關於與右傾鬭爭問題	73
大轉變的一年	77—93
論蘇聯的土地政策	94—118
一 『平衡』論	96
二 社會主義建設的『自流』論	98
三 小農經濟『穩固』論	101
四 城市與鄉村	106
五 論集體農場底性質	109
六 階級的變動和黨的政策上的轉變	114
七 結論	11
論消滅富農階級底政策	119—123
勝利衝昏頭腦	124—131
給集體農場工作的同志們的答覆	113—165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 報告與結論（報告）	157—295

一 日益增長的世界資本主義的恐慌與蘇聯的國際地位	158
二 社會主義建設不斷地發展和蘇聯底內部情形	181
三 黨的問題	250
聯共（布）第十六次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與結論（結論）	282—295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296—307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308—323

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

一九二九年四月在聯共（布）中央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詞底一部份

一 階級的變動與我們的意見分歧

我們的意見分歧是在什麼地方，這些意見分歧是與什麼有聯繫呢？

我們的意見分歧首先是與我們國內及資本主義各國最近所發生的階級變動底問題有聯繫。有些同志認為，我們黨內的意見分歧是有偶然的性質。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我們黨內之所以發生了意見分歧，是由於最近所發生的那些階級變動，那種階級鬭爭尖銳化，這種變動、這種尖銳化造成着發展過程中的轉變。布哈林這一派人的主要錯誤，就在於這派人看不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看不見而且不願看這些變動和這個轉變。本來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就不瞭解黨底和共產國際底新任務，而這種不瞭解就是新反對派特質。

新反對派底領導人，在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監察委員會全體聯席會議上說話的時候，完全避開了關於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問題，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關於階級鬭爭底尖銳化，絲毫也沒有暗示說到我們的意見分歧正是與這種階級鬭爭底尖銳化有聯繫的，——同志們，你們是不是感覺到了這一點呢？他們講到了所有的事情，也講了哲學，也講了理論，但是，却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到那些在現時決定着我們黨底方針和實際工作的階級變動。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事情呢？也許是因爲他們有健忘病罷。當然不是的！政治家是不會忘記主要的東西的，這是因爲，他們看不見和不瞭解現在我們國內以及資本主義各國所發生的新的革命過程。這是因爲他們忽略過去了主要的東西，忽略過去了政治家所不應忽略過去的階級變動。本來就是因爲這個緣故，所以新反對派一遇到我們黨底新任務就表示張惶失措和空拳無力的樣子。

試回想我們黨內最近發生的那些事變。試回想我們的黨最近因在我們國內發生新的階級變動而提出了的那些口號。我說的是這樣的口號，如自我批評，加緊與官僚主義鬭爭及清洗蘇維埃機關，組織新的經濟幹部人材及紅色專門家，加緊集體農莊及蘇維埃農莊運動，進攻富農，減低成本費及根本改善職工會底實際工作，實行清黨等等。有些同志覺得這些口號是令人膽戰心驚和令人頭昏眼花的。然而這些口號顯然是現時黨底最必要的和最迫切的口號。

最初，我們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重新提出了關於新的

經濟幹部人材問題，由工人裏面造就紅色專門家來代替舊的專門家的問題。因沙哈廷案件發生而暴露出來的事情是什麼呢？暴露出來了的事情，就是資產階級還遠沒有被澈底擊破，它在我們經濟建設上組織而且將來還會組織暗害工作，就是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和局部地是黨的組織，把我們的階級敵人底暗中破壞工作忽略過去了，就是，因此需要盡力設法鞏固和改善我們的組織，發展和鞏固這些組織底階級的警惕性。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問題，爲什麼呢？因爲如果不盡量發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把我們的各個組織底工作放在羣衆監督下面，那就能改善我們的經濟組織、工會組織及黨的組織，就不能推進社會主義底建設和征服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爲，而暗害行爲，不僅在煤礦區域內，而且在冶金工業方面，而且在軍事工業方面，而且在人民交通委員會內，在黃金及白金工業以及其他等方面，都發生過並且還在繼續發生，——這是事實。於是就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

其次，因爲有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因爲富農進行反對蘇維埃的價格政策的發動，我們就着重提出了關於盡量發展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的問題，關於進攻富農的問題，關於用壓榨富農豐裕份子的方法來組織糧食採辦的問題。糧食採辦方面的困難暴露了什麼事情呢？這些困難所暴露了的，就是富農並不是在那裏睡覺，富農是正在發展着，他們是組織着暗害工作來反對蘇維埃政權底政策，而

我們的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和合作社機關，至少是一部份這樣的機關，或者看不見敵人，或者去遷就敵人，而不去與敵人鬭爭。

於是，就更加着重提出了自我批評的口號，審查和改善我們的黨的機關、合作社機關及一般的糧食採辦機關的口號。

其次，因為有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改造工業和農業的新任務，就產生了關於有系統的減低成本費的口號，關於鞏固勞動紀律的口號，關於擴展社會主義競賽的口號等等。這些任務曾需要改造職工會和蘇維埃機關底全部實際工作，根本振興這些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的份子清洗出去。

於是，就着重提出了關於與職工會及蘇維埃機關裏的官僚主義作鬭爭的口號。

最後，關於清黨口號問題。如果認為不先把黨本身磨得銳利而就可以鞏固我們的蘇維埃的和經濟的組織、職工會的和合作社的組織，可以把這些組織裏的官僚主義底骯髒東西清洗出去，那就是笑話了。官僚主義份子不僅在經濟的和合作社的組織裏，不僅在職工會的和蘇維埃的組織裏生活着，而且還在黨本身底組織裏生活着，這是無可懷疑的。如果黨是所有這一切組織底領導力量，那末，清黨就顯然是這樣一個必要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就決不能徹底振興和改善工人階級底其他的一切組織。於是就提出了關於清黨的口號。

這些口號是不是偶然的呢？不，不是偶然的。你們自己看到它們不是偶然的。這些口號是一條分不開的鍊子上的幾個必要的環節，這條鍊子就是叫做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

這些口號首先是與我們的工業和農業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時期有聯繫的。而國民經濟在社會主義基礎上的改造又是什麼呢？它就是社會主義在整個戰綫上向國民經濟底資本主義份子的進攻。這是我國工人階級向着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一個最重大的進展。可是要實行這個改造，首先就必須改善和鞏固社會主義建設底幹部人材——經濟的、蘇維埃的和職工會的幹部人材以及黨的、合作社的幹部人材，必須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的骯髒東西清洗出去，必須提高千百萬工農羣衆底積極性。

其次，這些口號是與國民經濟裏面的資本主義份子對進攻着的社會主義實行反抗的這件事實有聯繫的。決不可以把所謂沙哈廷案件看作偶然的事情，『沙哈廷派』現在正盤踞在我們的一切工業部門裏。其中有許多已被拿獲，可是還遠沒有盡被拿獲。資產階級知識界底暗害行爲，是對於發展着的社會主義的最危險的反抗之一種。況且暗害行爲是與國際資本有聯繫的，因此它更是危險。資產階級的暗害行爲無疑義地指明，資本主義的份子還遠沒有放下武器，他們正在積蓄力量來作反蘇維埃政權的新發動。至於說到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那末富農反對蘇維埃底價格政策的發動已經繼續到兩年了，這更其不可以看作是偶

然的事情。很多人至今還不能解釋這樣一件事實，就是富農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是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而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却已經停止按照自流手續給出糧食了。可是，這個事實却絲毫沒有什麼奇怪。在從前，富農還比較軟弱，還沒有可能去認真佈置自己的經濟，還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鞏固自己的經濟，因此，它曾經不得不把自己糧食出產底全部剩餘或者差不多全部剩餘都拿到市場上去，可是，在現在，在經過了好幾個豐年以後，它已經把自己的經濟佈置周到了，它已經積蓄了必要的資本——於是它就有了在市場上投機的可能，就有了把糧食——這個金幣底金幣——藏起來的可能，作為自己的後備資本，而寧肯把肉類、燕麥、大麥及其他次要農產物運到市場上去。現在，如果希望富農會自願讓我們從它那裏取得糧食，那就可笑了。富農現在對於蘇維埃政府政策的反抗，其根源就在這裏。

可是城市和鄉村資本主義份子對社會主義進攻的反抗是表示什麼呢？這就是表示無產階級底階級敵人勢力底重新配合，這種重新配合底目的就是要維持舊關係而反對新關係。不難懂得，這些情形不能不引起階級鬭爭底尖銳化。可是為要打退階級敵人底反抗和替社會主義底前進肅清道路，就除掉所有其他的事情以外，還需要磨礪我們的一切組織，把這些組織裏面的官僚主義清洗出去，改善他們的幹部人材和動員千百萬工人階級羣衆及農村勞動羣衆來去反對城市和農村裏的資本主義份子。

我們黨底現時的那些口號，就是在這些階級變動底基礎上面產生出來的。

關於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階級變動也應當這樣說。如果認為資本主義底穩定依然沒有改變，那就是可笑了。如果斷定說，這個穩定日益鞏固着，日益成為堅固的，那就更是可笑了。實際上，資本主義底穩定是一月比一月、一天比一天削弱起來和動搖起來。爭取市場和爭取原料的鬭爭底尖銳化，武裝底增長，英、美對抗底增長，蘇聯社會主義底發展，資本主義各國工人階級底左化，歐洲各國罷工和階級搏鬥時期底已經到來，各殖民地——印度在內——革命運動底發展，共產主義在世界各國底發展——所有這一切事實都是無疑義地證明，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新的革命高漲底成份是正在增長着。

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加緊鬭爭來反對社會民主黨，首先就是反對該黨底『左』翼，因為它是資本主義底社會支柱。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共產黨內的右傾份子，因為他們是社會民主黨影響底代辦。於是就擺着這樣的任務：就是加緊反對與右傾調和的調和派，因為他們是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底避難所。於是就提出了關於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傳統的口號。於是就規定了共產主義在職工會內的所謂新策略。有些同志不懂得這些口號底意思和意義。可是馬克思主義者總是懂得，不實行這些口號就決不能準備無產階級羣衆去作新的階級戰鬭，決不能戰勝社會民主黨，決不能實行挑選共產主義運

動底真正領袖——能引導工人階級去爲推翻資本主義而鬭爭的領袖。

同志們，這就是在我國以及在資本主義各國裏所發生的這樣一些階級的變動，在這些變動底基礎上便產生了我們黨在內部政策方面以及在共產國際方面的那些現時的口號。

我們黨是看見這些階級變動。它懂得新任務底意義並動員力量去解決這些任務。所以，它總是帶着全副武裝去應付事變。所以它並不害怕擺在它面前的困難，因爲它總是準備着克服困難的。

新反對派底倒霉處，布哈林這一派人底倒霉處，就在於它看不見這些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爲它不懂得這些新任務，所以它就抱着完全張惶失措的心理，總是準備着逃避困難，遇見困難而退却，放棄陣地。

你們看見過在大河裏面，比方葉尼塞河這樣的大河裏面遇見大風浪時的漁夫嗎？我看見過不止一次了。有這樣一種漁夫，這種漁夫遇見已經到來的大風浪的時候便動員自己的全部力量，鼓勵自己的人心，勇敢地朝着風浪划船：『弟兄們，不要軟勁，努力抓着舵，破浪前進罷，我們是一定要勝利的！』可是也有另一種漁夫，他們一聽見大風浪，就灰心喪氣，開始叫苦而使自己的人們萎靡不振：『真倒霉呀，大風浪來了，兄弟們，請在船板上臥下，閉着眼睛，也許就可以馬馬虎虎挨到岸邊罷。』（全場大笑）布哈林這一派人底方針和行爲，是與那第二批漁

夫，遇困難而驚惶退却的漁夫完全相同，這難道還需要證明嗎？

我們說，在歐洲，新的革命高漲底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給我們提出一些新的任務：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右傾的鬭爭，將右傾份子從黨內提出去，加強與掩護右傾的調和派的鬭爭，加強與各國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鬭爭以及其他等等。而布哈林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布哈林『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我們國內的階級變動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這些任務要求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和鞏固企業裏的勞動紀律；而為要執行這些任務，便非有根本改變職工會內的全部實際工作不可。而湯姆斯基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湯姆斯基『當衆批評一頓』。

我們說，國民經濟底改造給我們提出新的任務：加強與蘇維埃經濟機關底官僚主義作鬭爭，清除這種機關裏的腐敗的和異己的份子、暗害份子以及其他等等。而李可夫却回答我們說，這都是空話，說我們這裏絲毫沒有這樣的新任務，說實際上問題底本質就是在於中央委員會底大多數委員想把他——就是說把李可夫『當衆批評一頓』。

同志們，這難道不是可笑嗎？布哈林、李可夫和湯姆

斯基，除了自己的肚臍之外，便看不見世界上的任何東西，這難道不明顯嗎？

布哈林這一派人底不幸，就是他們看不見新的階級變動和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正因為它不懂得黨底新任務，所以他們就不得不做事變底尾巴，遇到困難就束手無策。

我們的意見分歧底根源就在這裏。

二 關於共產國際方面的意見分歧

我已經說過，布哈林看不見和不懂得共產國際底因新革命高漲日益增長的條件而引起的那些新任務，這些任務，就是：從共產黨內趕出右派，征服調和派和肅清共產黨內的社會民主黨的傳統。這個情形，已完全為我們在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所證實了。

在這方面的意見分歧是從什麼開始的呢？

是從布哈林提交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關於國際狀況的提綱開始的。從前，這樣的提綱，照例都是預先在聯共代表團內審查的。可是這一次却沒有遵守這個條件。結果弄得這樣，就是由布哈林署名的提綱一面送往聯共代表團，同時就分給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底各外國代表團。可是，在這個提綱上會有許多地方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聯共代表團曾不得不在提綱中加上大約二十個修正。

這種情形就使布哈林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可是這是誰的過錯呢？試問布哈林為什麼要在還沒有交給聯共代表

團審查以前就把提綱送給各外國代表團呢？既然提綱是不能令人滿意，那末，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是可以不加上幾條修正案呢？結果就弄出這樣的情形，就是從聯共代表團內實際上作出了關於國際狀況的新提綱，而各外國代表團就拿這個提綱來與布哈林署名的舊提綱對立。顯然的，如果布哈林沒有這樣急忙地把自己的提綱分送給外國代表團，就不會有這種不好意思的情形。

我現在要指出聯共代表團所加到布哈林底提綱上的四個基本的修正。我想指出這些基本的修正，爲的是要更明顯地表示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性質。

第一問題，這就是關於資本主義穩定底性質的問題。照布哈林底提綱看起來，在現今的時候，並沒有發生着任何一個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而且相反，資本主義是正在改造着和在基本上多少穩固地支持着。顯然的，對於所謂第三時期，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期，作這樣的估計，聯共代表團當時是不能同意的。它當時不能同意這一點，因爲保存這樣的對於第三時期的估計，就會使那些批評我們的人們有材料來說我們是抱着所謂資本主義『恢復健康』的觀點，即抱着希法亭底觀點，抱着我們共產黨人所不能抱的觀點。因此聯共代表團便作一個修正，從這個修正中可以看到，資本主義穩定是不穩固的，而且不能是穩固的，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底尖銳化，這個穩定現在正被和將來還會被事變過程所搖動。同志們，這個問題是對於共產國際各支部有決定的意義的。資本主義的穩

定是動搖着還是鞏固着，——共產黨日常政治工作底整個方針都要由這一點來決定的。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底低落時期，處在單單是收集力量的時期，或者是處在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處在使工人階級準備去作當前的階級戰鬥的時期，——共產黨底策略方針就是由這一點來決定的。聯共代表團底這個修正案——這個修正案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所通過了——底好處正是在於，它所規定的方針是以這第二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是以新革命高漲底條件日益增長的這個前途做根據的方針。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與社會民主黨作鬭爭的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了，與社會民主黨作鬭爭是共產國際各支部底基本任務之一。這當然是對的。可是這還不够。要使與社會民主黨的鬭爭進行得有成效，就必需要把問題着重在與社會民主黨底所謂『左』翼作鬭爭的上面，這個『左』翼玩弄『左』的詞句而這樣來巧妙地欺騙工人，阻礙工人脫離社會民主黨。顯然的，不粉碎『左』派社會民主黨人，就不能戰勝一般的社會民主黨。可是，在布哈林底提綱內，關於『左』派社會民主黨的問題却完全沒有談到。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關於共產國際各支部內的調和態度的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說到了有與右傾鬭爭底必要，可是却連一個字也沒有說到要與那個對右傾調和的調和態

度作鬭爭。這當然是一個大缺點。問題在於，向右傾宣戰的時候，右傾份子就通常裝扮爲調和份子而使黨陷於困難地位。爲預防右傾份子底這個手腕起見，就必須提出與調和態度作堅決鬭爭的問題。因此聯共代表團曾認爲必須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第四個問題，就是關於紀律問題。在布哈林底提綱內沒有提到各共產黨內有保持鐵的紀律之必要。這也不是一個不大重要的缺點。因爲什麼呢？因爲在加強與右傾的鬭爭的時期，在實行清除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份子的口號的時期，右傾份子通常總是組織成爲派別的組織，造成自己的派別組織的紀律，而打破和破壞黨的紀律。爲要使黨不致受到右傾份子底派別組織的襲擊，就必須要提出關於黨內鐵的紀律的問題和關於黨員應該絕對服從這個紀律的問題。不是這樣，便根本莫要想去與右傾作認真的鬭爭。因此聯共代表團就在布哈林底提綱上作了一個相當的修正，這個修正後來被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通過了。

我們當時是不是可以不把這些修正加在布哈林底提綱上去呢？顯然是不可以的。在古代的時候，人們關於哲學家柏拉圖說過：我們尊重柏拉圖，但是我們更尊重真理。關於布哈林可以這樣說：我們尊重布哈林，可是我們更尊重真理，更尊重黨，更尊重共產國際。因此，聯共代表團會不得不把這些修正加到布哈林底提綱上去。

這可以說是我們關於共產國際底問題的意見分歧底第